

唐钧的魅惑

◎ 李世旭

去安良镇参观以后,我才知道唐钧是如此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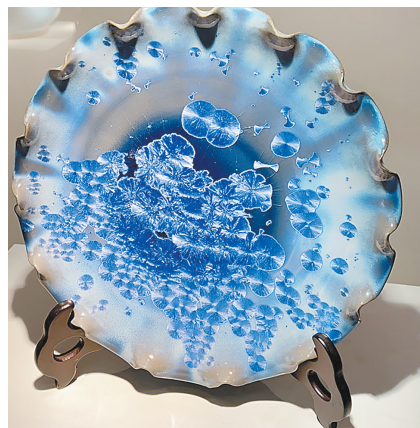
一直以来,我对瓷器没什么兴趣,更不懂什么唐钧、宋钧。听人说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雅堂无钧瓷,不可自夸富”“莫道世上黄金贵,不如孔家一把泥”时,总是心中暗笑。以为把一件瓷器吹嘘成世间的无价珍宝,不过是些闲人们在吃饱了撑得慌之后,为打发时光而编排的骗人把戏罢了。然而,当我走进陶瓷博物馆之后,才知道是自己错了。

安良镇位于郟县北部,与著名瓷都神垕镇接壤。自宋代以来,神垕就以瓷器而闻名,是北宋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所在地,已有1000多年历史了。而安良镇烧钧瓷只是近十几年的事,虽然发展时间短,但是这里的神前工业区内也有了60多家钧瓷企业,年产各类瓷器3亿多件,已经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运输、包装于一体,产业配套、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大型陶瓷集散地了。

6月的一天,我和一众人来到神前工业园,走进了任氏瓷业博物馆。

展厅的布置次序分明,很有特色。从唐钧残片到历代钧瓷实物都有,琳琅满目,品种繁多。年代则从唐、宋、明、清、民国一直到现代。各类展品造型独特,色彩斑斓,美如朝晖晚霞,令人目不暇接。

博物馆方面专门安排了一个女孩子为我们进行讲解。女孩子长相漂亮、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声音甜美,讲到唐钧的妙处,简直口吐莲花,令人心旷神怡,



如坐春风。

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唐代郟县西部的古钧台附近,有众多烧造瓷器的窑厂,其中以郟县黄道窑最为著名,所烧造的花釉瓷器型制犷,豪放大气,端庄稳重,称为郟县唐钧花釉瓷,简称唐钧。其特点是黑褐釉色中带有黄、白斑点,或白色中带蓝色彩条纹,是当时闻名全国的瓷中上品。而神垕的钧窑则是在继承和发展郟县唐钧的基础上,后来居上成为北宋钧窑官窑的。这样看来,郟县的钧瓷历史比神垕要早得多,唐钧为根,宋钧为叶,唐钧是“源”,宋钧是“流”,是郟县的唐钧成就了神垕的宋钧。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女孩子的讲解下,我初次领略了唐钧的“神、奇、妙、绝”魅力。

唐钧的“神”,表现在窑变上。“入窑

一色,出窑万彩”。同一种釉料,经烧制后却可以变幻出无穷的缤纷绚丽、奇彩斑斓的色彩,恰似“月夜望星空,晖晕自然成”。这种纯天然形成的神奇色彩是人力不可控制的,故有“钧瓷无对,窑变无双”之说。

唐钧的“奇”,表现在似琴如铃的开片声中。其声优雅跌宕,寓动于静。开片形成的冰裂纹,常常在光滑的彩釉面上形成纵横交错的珍珠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等艺术形象,从而使釉质看起来更加莹润欲滴,奇巧绝伦。

唐钧的“妙”,表现在因窑变聚色而形成的瓷画上。那些因釉色渗化而成的五彩瓷画,常常幻化出暮霞飞、紫翠生烟、寒鸦归林、仙山琼阁等万景景象,堪称鬼斧神工,神奇妙绝。

在展厅里浏览,我仿佛徜徉于钧瓷的海洋,眼前一个个器型独特、色彩斑斓的钧瓷艺术品,在女孩子绘声绘色的解说下,焕发出神妙奇绝的光彩。在一个名为《江山如此多娇》的鼓钉盘前,我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个直径尺余,厚约二寸,周边饰有六十六枚鼓钉的唐钧圆盘。象征着万家团圆,社会和谐,顺心如意、美梦成真。如果把盘子放于坐墩之上,就是一个小巧精致的桌面;如果立于桌案紫檀

架上,就是一个极具欣赏价值的艺术品。此一物而兼具两用,设计者可谓匠心独具了。

然而单单是这些,还算不得什么,最奇的是盘子上窑变的釉色:在大约三分之一处,盘面被一条界线不均等地一分为二。上方少半部分的釉色呈青翠色,从中间由浅渐深向边缘过渡,一副东方欲晓,红日将出,碧空无云,天气晴朗的景象。下方多半部分的釉色则深紫蓝交汇,浓红浅绛相间。紫蓝深邃,观之沉醉;红绛热烈,入目销魂,多种色素共同组成了青山横黛、林木繁茂、山花遍野的瑰丽画局。上下两部合为一体,和谐地诠释和演绎了《江山多娇》这一主题。面对这一可遇而不可求的瓷中极品,我不禁想起“巧夺天工”这个词来。

绕着瓷器走一圈,更多的惊喜被我们发现。移步换景,景景不同。稍稍视角,瓷器的另一面立刻呈现了一个站在巨石旁边的男子形象:男子玉树临风,峨冠博带,正与一光头上僧对面晤谈。而老僧则侧身于巨石之上,秃顶浓须,闭目凝神,左手支颐,侧耳倾听,神情态度惟妙惟肖。

同行的一个朋友从男子旁边看见了一匹骏马,长脸风鬃,圆鼻立耳,呼之欲出,是一幅水墨奔马图。而一旁的另一个朋友则看见了一幅画:云林长松,巨瀑接天,是绝佳的大家山水。

我想,同一件器物,视角不同而所见不同,在似与不似之间,见仁见智,让人驰骋想象,神飞天外,这正是唐钧的魅惑。

史海泛舟

224.馒头价格

金兵大举入侵,宋徽宗、宋钦宗做了俘虏。宋高宗赵构一溜小跑儿到了南京即皇帝位。眼看首都开封剩下一个烂摊子没人管,朝廷只好任命宗泽(浙江义乌人)代理开封市长(东京留守)。兵荒马乱下的开封物价飞涨,“至有十倍于前者”。宗泽派人调查大米和面粉的成本,令人从市场上买回面粉加工成馒头,并详细核算酿酒的材料成本。经有关部门推算,一个馒头(蒸馍)成本为六文钱,一壶酒酿制成本为七十文钱,而当时市场上的价格为:一个馒头二十文,一壶酒二百文。宗泽将一位馒头店主押至堂堂公开审问道:“我在开封待了三十年,一个馒头一直是六七文钱,你为何卖二十文?”店主回答得理直气壮:“都城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因袭至此。大家都卖高价,我不能违众独减使贱市也。”宗泽将市政府食堂制作的馒头展示给店主说:“这个馒头跟你卖的馒头大小差不多,成本止六文钱,若卖八文钱则有二文钱之利润。自今日起,每个馒头只许卖八文钱,敢增价者斩。今借汝头以行吾令也。”随即将该店主斩首示众,开封物价应声而降。不顾当时的现实状况,用行政手段控制特价,效果不会长久啊。

225.顶戴花翎

看清官制,常有“革去顶戴花翎”的桥段。顶戴者,官员的帽顶;花翎者,帽顶后的装饰物,以孔雀尾翎制成。顶戴花翎可以显示官员的品级。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福建提督施琅(福建晋江人)平定台湾有功,皇上诏封施琅为靖海侯。这是很高的荣誉。施琅上疏说:“为不愿不要这个侯爵,希望赏赐我顶戴花翎。”当时,只有在京五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佩戴花翎,驻外省的将军、提督等不授花翎。康熙皇帝特批:准予施琅佩戴花翎。可见,当时是多么看重这几根孔雀毛。

226.老来得子

乾隆时代,方观承(安徽桐城人)先后出任山东巡抚、浙江巡抚、陕甘总督且在直隶总督任上长达二十年之久,政声卓著。遗憾的是方观承年届五旬未有子嗣,在任浙江巡抚时,有人给方观承介绍了一位南京女子为妾,并将该女送至杭州,择日迎娶。方观承与该女见面时,发现桌上有一诗卷,作者是方观承的一位老友,一问,原来竟是此女的祖父。方观承对介绍人说:“吾少时与此君办诗社,得纳其孙女乎?”遂令此女还家,助资嫁之。方观承六十一岁时,老来得子。此子名方维甸,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官至闽浙总督。(老白)



根植祖国热土的民族化油画艺术

◎ 金子

今年5月,庆祝建党100周年“你好,平顶山”洪浩昌油画艺术作品展在市民文化艺术中心举行。走进展厅,一股民族风扑面而来,明艳亮丽的色彩,恬淡自然的意境,用西方艺术之技艺,演绎东方艺术之神韵,形神兼备、精妙绝伦,摄人心魄。

细品来看,展厅内所展出的64件作品全部是描绘平顶山水风貌的精品力作,从平顶山白龟湖到舞钢山水城,从尧山大佛到“观音祖庭”香山寺,从郟县明清民居到叶县沙河风光,从美丽乡村到八百米矿井,鲜明地突出了“你好,平顶山”这一主题。

这些画展作品是洪浩昌在平顶山8年采风的精品,其间洪先生来平顶山13次之多,用脚步丈量着鹰城的山山水水,用画笔描绘着鹰城的风土人情,用心抒写着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热爱。

从“你好,平顶山”放眼去看,洪浩昌还举办过多场“你好,中国”油画作品展,可见其在油画民族化道路上的执着坚守和厚重的家国情怀。对于艺术家来说,艺术风格和技法可能是定型的,但是艺术表现的内容则是无止境的。你可以舍

近求远周游世界,也可以关注自己热爱的土地,表现身边的大好河山和平凡生活的角角落落。洪浩昌中西合璧的技法是高超的,中国油画的民族化风格也是独特的,他用西方油画的明媚和鲜艳表现出中国国画的意境和想象。

洪浩昌的油画作品根植东西两种文化,一方面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之精髓,坚持国画之风格及山水画之意境,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绘画之技法,用油画之色彩赋予传统绘画题材以视觉冲击。那一件件作品似从彩云之南而来,自带山水画的独特内涵,又不止步于传统国画的淡漠和空灵,兼容西方面绘之浓烈、娇艳夺目、翠绿欲滴。他将东方的美学特质与西方油画技法相融合,既有山水画之意境,又有油画之工巧。他继承了传统山水的基本精神和意境,又通过艺术观念上的革新、求变和油画技法的实验、创造,形成了其艺术上宽阔的视野和崭新的面貌,演绎出中国油画民族化的独特风格。

应该说,洪浩昌的画能够走向世界,与其浓浓的东方情结有关,与其立足民族、放眼世界的大格局有关。他常

老院

◎ 赵黎

旧,但儿时在此乘凉、无拘无束聊天时的场景好像就在昨天,小巷深处母亲那久违的爽朗笑声仿佛又在耳畔响起,许多往事在脑海中回放,瞬间的现实一下子让我无所适从。此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多少梦牵魂绕的景象其实都储存在一个确切的地方,那便是老院。

走进小院,院子里很安静,树木繁盛遮天蔽日,枯枝落叶遍地都是,充满着阳光下枯木树叶的味道,父亲曾经整理的小花园已不见踪迹。院子里不同角落的3棵槐树高大挺拔,偶尔有鸟儿发出叽叽喳喳的鸣叫声,给这个静寂的空间增添了一点生机。这是我熟悉的老宅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

老院当年也有其独特的韵味,风霜雨雪早已销蚀了曾经的繁华。不经意间已变得如此苍老和虚弱,不禁让人唏嘘历史的无奈和岁月的无情。

我绕着老院转了转,残破的围墙,和心中的这个家,心里几多酸楚。遇见一位邻居,邻居热情地说:“回来了?”话说了一半,又变成了邀请:“要不,上我

家坐坐,喝点茶。”看着邻居的表情,我突然意识到,对于这个村庄来说,我已不知道是客人还是主人了。

随着时光的流转,曾经的家,变成了回不去的地方。这紧闭的老院,锁住了一个时代的秘密,那不高不矮的房角,储藏了早已尘封的往事和曾经的鼎盛繁华……

院里最惹眼的那高高挑起的枣树枝头的槐树叶子,随风摇曳,一下就撞醒了我久远的记忆。让我瞬间明白了对老院子牵挂的原因,老院尽管是难以忘却的地方,但老院的母亲才是内心永远抹不去的惦念。父母在,家就在。年岁轮回,尽收四季良辰;父母不在家,家只是院落。一方院子,能容下人间的春夏秋冬,却失去全家人在一起的温馨暖意。

几只喜鹊从院外飞来,落在大槐树上开始慢腾腾地觅食。我迅速起身,锁住老宅大门,大步走向大妹家,因为母亲在大妹家居住。

妈就是家。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你好,小康

征文

E-mail:rbfk@pdsxw.com

走过日子

◎ 涂俊宏

我是出生在大山里的孩子。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很低。村里偶尔有点儿存款的人家,便成了大家关注的“万元户”,令人羡慕。因为父母年轻,种地没经验,加上爷爷给我父亲家时少分了一个人的地,所以每年打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外,剩下的总不够一家人吃。为此,我家常常受到外公的接济,帮助青黄不接时无米下锅的我们渡过难关。看到邻居家的小姐姐把她母亲烙的纯白面油卷馍吃不完扔到我猪圈时,我的心里既羡慕又憎恨。我多渴望像她一样能常常吃到香喷喷的白面馍,不再吃一半是红薯面一半是白面粉的花卷馍。

我最怕霜降的深秋。地里撒满了晒了几天几夜的红薯干,一遇细雨霏霏,就得赶紧随父母去把它们捡回家。为了和大人一起快速地抢救红薯干,我的小手被冻得通红、僵硬,还被风刮裂出一道道又痛又痒的小口子。

冬天的早晨和傍晚,我总挎着荆筐,拿上竹耙,顶着呼啸的西北风,去拾干枯的落叶。寒风卷起土路上的小石子无情地砸在我的脸上,推搡着我弱小的身板,不让我前行,连呼吸也是困难的。纵然如此,我还是把一筐又一筐的树叶拎回家,倒在灶屋里,供母亲烧火、做饭。待到盼来“草满池塘水满陂”的时候,一放学我便去给猪、牛割草,大捆大捆、一筐一筐的青草把我的腰压成了90度。

我11岁那年,母亲因肚疼生命危在旦夕。父亲用架子车好不容易把母亲送到乡医院时,医生们却束手无策,要求父亲给母亲马上转院。当时距离县城医院有20多公里之遥的茨芭乡,没有往来的客车,而我如果拉架子车步行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危急关头,素不相识的乡镇干部为父亲找来很少有人能用得起的三轮车,紧急帮忙相送。到医院后,医生们立即对母亲进行抢救,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手术后,主治医生长嘘一口气说:“如果晚来一个小时,这命都保不住了。”

母亲是做了手术才交上医疗费,这在当时是个破例。而几千块的费用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东拼西凑的欠了许多外债。父

循着《原乡》品乡愁

◎ 耿西岭

本土作家张振营的散文集《原乡》一口气写了中原地区30个传统村落的前世今生,引领着我在这炎热的夏天,在疫情防控非必要不外出日子里,用思绪感受那亲切而久违的乡愁。循着《原乡》,缕缕乡愁就如幻灯片一帧一帧地闪过。我看到儿时无数次爬上后的寨墙。寨墙用石头垒成,又高又厚,顶上可走人,寨门洞下热风天凉爽,雨雪天避雨避寒,是老人们说话闲谈的地方,也是小孩子们长知识和长见识的地方,十里八村的事情,前三皇后五帝帝帝帝帝,多是从这里传来。寨门多是斜对着寨里的路,为的是外面的人不能一眼看清寨里的情况。

我看到枝干盘曲的古树,即使经历上百上千年的风雨侵袭,面目沧桑,却依然顽强生长,有的树干枯了,在树根周围生出一棵新树;有的主干空了,却从树皮长出新的枝干,生命不绝,绿荫不绝,就像一位老人,为子孙后代奉献所有,成了村子的灵魂,成了庇护村民心灵的神圣力量。

我看到了承载着家族兴衰的宅院。好几进的院子,青砖黛瓦,五脊六兽,院墙上的拴马石,青石廊柱,廊前的丈石,木格子窗棂,檐下的砖雕,虽已颜色消退,却依然透着当年的风华,讲述着家族或为官,或经商,从小到大,由兴而衰的这片土地的历史故事。上至周定王、楚庄王、刘邦、刘秀、张良、曹操、诸葛亮等帝王将相,下到苏东坡、崔颢等文人雅士生活旅居游学于此,成为代代相传的骄傲。村里的小路,村旁的小河,曾经是繁华的茶马古道、水旱码头。还有王莽撵刘秀、宫廷争斗、大家族联姻、争夺风水宝地的传说等等,显示着村子的文化厚重。

我想起了过年熬年夜,想起了看杀猪,想起了吃粽子,想起了砸鸡瘟,想起了割草放羊,想起了拾麦溜红薯,更想起了赶会喝胡辣汤,想起了马街听书,想起了一切过往的美好。

亲在医院里伺候母亲,为了能挣点儿钱,我和10岁的弟弟在家里学着父亲平时磨豆腐的样子,把泡在水里膨胀得又鼓又大的黄豆捞在石磨上,套上大黑驴,吱吱扭扭地围着磨盘转起了圈儿。“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也不假,别看我们年龄小,一天下来竟磨出两个又软又嫩又香的大豆腐,左邻右舍无不夸赞。

我接到中专录取通知书那会儿,父亲恰好把家里的三间土坯房扒了,正在盖一砖到顶的平房房。几千元的学费又成了父亲的负担。父亲一夜一夜地睡不着。我时常听到他半夜里轻轻的叹气声,看到他靠在床头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那烟团一圈一圈地在他的眼前飘荡。村里有些人讥笑父亲“女孩子家,上学有啥用呀?到将来不还是人家的人!趁早都别上,也不花冤枉钱。”而父亲宁愿贷高利贷,也要为我凑足学费,圆我上学之梦。

我结婚后进城当了名教师。走在街上,每当看到那一幢幢楼房时,多么渴望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经过不断的奋斗和拼搏,又逢每年工资不断增长,我如愿以偿地买了房,还开上了梦寐以求的小轿车。

如今开车再回故乡,早已不见了那泥墙土屋,不见了乡亲们干活儿离不开了的架子车和耕牛,不见了只许男孩儿上学而女孩儿上学无用的偏见,连谁家会拉磨的黑毛驴也消失了,磨豆腐的红石磨被父亲毫不心疼地卖了50元钱。水泥建筑,别致小院,大米白面,鸡鸭鱼肉,这是农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今天就是真真切切地实现了。

我常听到乡亲们傍晚的时候坐在一起拉家常:“党的政策真的好,要是以前,别说住高楼大厦了,温饱问题都很难说。允许人们出去打工,允许经商,搞承包,允许种植、养殖,只要自己有本事,不去干犯法的事,你想咋干都中。实在没本事的,过不上来的,国家扶持你,帮助你。老弱病残的人,国家干脆直接养着。”

“想想以前的日子,和现在真的没法儿比。那个时候,不知道啥叫小康,只想看什么时候家里能存上几千块钱就谢天谢地了。唉,真没想到,我还能坐回飞机。”从西藏儿子女儿家刚回来的根有大伯自豪地说。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张振营出生在这个地方,成长在这个地方,对这片热土有着深厚的感情。讲好这片土地的故事,是他多年的情结,正像他在书的后记中说的,“心灵的驱使,让我无法停下脚步,我以涓涓浮瀑、浸润心灵的追求,勾连沉淀于传统村落背后的那些正在逐渐散佚、行将脱离人们视线的记忆碎片,用深情触摸乡村,用真情描写乡村。”他带着这份感情创作,带着这份感情走访了我市不少村庄,深入百姓中间,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所以,他创作的如爆料般的乡村掌故,活色生香的乡村往事,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形成了一种带有鲜明个性烙印的地方志散文,也是一幅生动的乡村民俗画。它既有别于纯正的文学散文,又与纯正的地方志不同,是文学散文与地方志的融合,比纯正的文学散文更通俗,比纯正的地方志更活泼,这样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散文很受读者喜爱。张振营的真情打动了自己,也打动了读者,有的单篇网上点击量两天达到二十多万。

张振营文字的力量也在影响着

一个地方,一个村的发展,他写过的村庄如宝丰县的马街、杨庄,郟县的张店、李渡口、山头赵、渣园,鲁山县的鹤鸣等村庄,有的在搞旅游开发,有的被确定为“美丽乡村”试点村。

张振营的语言朴实生动。一个人,一棵树,一座房,一湾水,自然流出,恬淡安静,是自己家,是街坊邻居,是昨天的事。读着这些文字,就像走在村里的街上,真实、亲切、安详。

我市共有33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124个村落入选河南省传统村落名录,在全省名列第一。张振营说家乡的这些村落太美了,他要继续写下去,并计划利用3年时间将这些村落采访一遍。他说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乡村文化振兴,希望自己的记录让当地的老百姓有自豪感,留住乡愁,让我们本地人重拾文化自信。